

# 工农革命军第一个春节

■胡松涛

何长工的汇报,得知朱德、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,期待着早日实现两支部队的会师。

在欢庆胜利、迎接新年的氛围中,毛泽东发现:有的同志不注意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,甚至把小商小贩的货物没收了,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走了。毛泽东深切地感到,在这支刚刚组建的由农民、小生产者、游民无产者和旧军人组成的部队中,许多人身上还带着旧军人和流氓无产者的习气。几个月前,井冈山山高谷深,土地贫瘠。刚刚成立半年的工农革命军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困境。腊月天里,官兵没有棉衣,还穿着单衣,吃饭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面对吃饭、穿衣、就医的困境,毛泽东感叹说:“山上粮食万难,款子万难,伤兵医药万难。”

春节快到了,这是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。谁也没想到,12月8日,国民党“中执委”发出一则通令:废除旧历,学校不准放假,严禁贴春联、燃放烟火爆竹等一切民俗活动。一句话,禁止过春节。老百姓不管这些,都忙活着准备过年。

为了消灭敌人、宣传群众、打土豪筹款子,1928年1月4日即农历腊月初二,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溃地主武装,5日攻占遂川县城。

在遂川县城,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吉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,提出“敌来我去,敌驻我扰,敌退我追”十二字诀,以对付敌人的进攻。这是后来名扬世界的游击战十六字诀——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的雏形。官兵说:这个口诀好记、好用,一听就记住了,一学就学会了。

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与压迫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,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、衣服等物品发给劳苦群众,老百姓们拍手称快。毛泽东还听取了

1月24日,正月初二。毛泽东出席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,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、陈正人起草的《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》。一个工农兵当家作主的县级人民政权初步建立起来了。

1月25日,正月初三,毛泽东宣布工农革命军的“六项注意”：“还门板,捆铺草,说话和气,买卖公平,不拉伕,请来伕子要钱,不打人不骂人。”毛泽东对“六项注意”一条一条地进行解释。他要求,部队每到一地,都要检查“六项注意”的执行情况。有个老百姓说:光“还门板”不行,各家各户的木板大小不一样,你还到我家门板,是别人家的木板,我家的门安不上。毛泽东一听,把“还门板”改为“上门板”。他要求部队从老百姓家借了门板,不能一还了事,还要给人家安上门板,防止还错了。

毛泽东提出的“六项注意”与两个月前提出的“三项纪律”结合在一起,叫作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,这是人民军队著名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前身。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是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量身定做的纪律,其中的每一句话,看似很小、很平常、很具体,甚至很琐碎,却是小处着眼、细处入手,针对的都是旧军队、旧军人最容易犯的毛病,解决的都是部队建设的大问题。它包含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,表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土匪、旧军队和农民起义军的根本区别。很快,有人把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编成了歌曲,曲调是快板式的,唱起来非常顺口。春节里,这首歌在部队流行起来。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,亲历毛泽东制定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过程的罗荣桓说:“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了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’,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,用最具体、最简明的语言固定下来。”

按当地的习惯,正月里都是年。当解放了的遂川人民正红红火火地过新年、闹元宵时,赣军第27师以一个营的兵力,占领宁冈县新城,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“进剿”。2月18日,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与敌人激战半天,攻克新城,全歼守军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国团共500多人,击毙守军营长,活捉宁冈县长,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“进剿”。

战斗结束后,数百名俘虏被押送过来,有的战士和农民出于对敌人的愤恨,打骂俘虏。毛泽东立即予以制止,随后宣布工农革命军优待俘虏政策:不打骂俘虏,受伤者给予治疗,愿留的收编入伍,要走的发给路费。毛泽东一改历史上不把俘虏当人看的旧做派,提出“优待俘虏”,把俘虏当人,不杀,不打,不骂,给予尊严。毛泽东的这一举措,一举两得:留下来的,为革命军队增添源源不断的活水;资遣回去的,做了革命军的义务宣传员。赣军的《九师旬刊》对此哀叹道:“毒矣哉!”

战士们高兴地说: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教我们如何当好兵,游击战口诀教我们如何消灭敌人,优待俘虏教我们如何瓦解敌人。这个春节过得好啊!

井冈山老表的春节,一直过到农历二月二。老百姓也说这个春节过得好好,他们唱道:“过新年,过新年,今年不比往常年,共产党军来到了,镰刀斧头挂起来……过新年,过新年,你拿斧头我拿镰,高举红旗开大会,又打土豪又分田。”学唱这首歌的人中间有位女子叫康克清,不久她嫁给了上井冈山的朱德军长。

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春节,就这样有声有色地度过了。这是人民军队诞生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几个月后,“朱毛会师”,工农革命军改名为“红军”……

## 最忆“年味”

■白建国

### 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视

春节期间,每当窗外响起鞭炮声,就唤起我孩提时期最快乐的记忆。那时候,买炮、放炮、拾炮,是孩子们在过年时最期待的“仪式”。

到了腊月里,我便跟着家里人沿着无定河走到川口集市买鞭炮。川口集农历每月逢一、五有集市,到了腊月二十五赶大集时,那真是人山人海,各种叫卖声、欢笑声、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,热闹非凡。我顾不上这些热闹,一头钻进卖鞭炮的摊子,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“宝物”。不一会儿,我就挑选了一大捧,摔炮、擦炮、电光炮、花筒、双响炮一个不舍不得落下。等大人付钱后,我便欢天喜地地往回走,只盼着早点到家。去年腊月里,我回到家乡,特地去了一次川口集,想“拾”回童年的感觉,可那集上再也不是当年人山人海的场景,只有集市边的无定河还和当年一样,永不停息地奔流着。

等着盼着,年终于姗姗而来。从除夕早上开始,鞭炮声就零星响起,午后鞭炮声渐渐密集,晚上就是鞭炮合奏盛会了。每家每户都会把最好的鞭炮拿出来放,鞭炮声此起彼伏,



## 雨儿胡同的枣树

■张雄文

#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雨儿胡同之名流淌诗意,却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胡同。胡同两侧的灰白色围墙清幽素淡,连一片这个季节北京常见的爬山虎藤叶也没有。车停在33号门牌前,大门与围墙浑然一色。我一时有了些许犹豫:当年赫赫威名的粟裕将军真曾住在这儿吗?

敲响门铃,说明来意,才知道自己过于心切,不仅比预约时间提前了一天,还在粟裕将军夫人楚青老人午睡时便来了。在长走廊改成的客厅里,我喝着保姆递过的茶,兀自歉疚。还没喝上半杯,同来的友人忽然起身打招呼。我忙抬头,楚老竟拄了拐杖,立在门口,微笑着,静静看着我们。原来保姆不知什么时候去了卧室,将她唤醒了。

我们赶紧上前,搀扶老人坐下。这位和粟裕大将携手走过风雨人生的老人,随和得如同邻家奶奶,先是热情问好,又连声叫我们坐,瞬间消除了我们的拘谨。友人带来1950年粟裕大将亲笔题赠其长辈的照片,勾起了老人的回忆,话题也便打开了。“我是1923年出生的,可不86岁了?”说到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,老人脸上溢满孩童般的笑容。

随后,老人主动领我们走进供奉粟裕大将灵位的房间。房间较开阔,里面靠窗的墙上,悬挂着粟裕大将的戎装照。下面有张低矮的小方桌,摆满了各种关于他的书籍,其中便有我写的几本。

楚老给我们介绍墙上的字画,还特意指着一幅粟裕挺进江南敌后的诗作《韦岗初胜》书法作品,笑着说是外地一个10岁小朋友写了寄来的。我们仔细端详,笔力虽略显稚嫩,却也清秀典雅,分明可见书者对一代名将的崇敬之情。之后,我们虔诚三鞠躬,敬献一炷香,了却了多年的愿望。

重回客厅落座,我们又聊起了粟裕大将,对他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两让司令的高风亮节表示钦佩。楚老是新四军老战士,她微笑倾听,很少插话,脸上始终安详而慈蔼。或许,我们的话又令她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岁月。不觉间,时间已过去半个钟头。保姆过来提醒说,你们不要让奶奶太累了啊。楚老却毫不在意,望着我们说,到院里看看花吧?

我早注意到窗外逼人的绿意了,当然求之不得,便跟着楚老进了庭院。在许多回忆文章里,我熟悉了这片小天地。粟裕大将的保健医生回忆说,有一段时间,粟裕常常“默默地院内植树,剪枝,培土,灌溉,更沉默寡言,极少外出”。当时正是春末夏初,小院花繁叶

茂,芬芳四溢。楚老的话又多起来,细心给我介绍花草草,说这是牡丹,这是芍药,这是香椿。我拍照时,她还叮嘱说,近一点效果更好。

穿过花径,来到一株枣树前,老人比划着说,我们刚搬来时,树才这么一点高。我上前细看,枣树是从地下室长出来的,下半截被一间杂屋遮盖,上半截苍劲挺拔,不是寻常所见枣树低矮的模样。这算是一株见证粟裕后半生岁月的老树了。多少年来,无论遭遇风霜雨雪,它都昂然挺立,默默等待春天的来临。我肃然而立,心生慨叹。蓦然,我想到一些文章作者提到尝过这株树的枣子,便笑着谈起。楚老也笑了,说现在还不到吃枣的时候。保姆接过话头,一年能产一两百斤呢。这棵枣树坚韧、顽强,风雨过后硕果累累,我的心中又生出了敬意。

告辞时,楚老一再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,并说,这是他们家的规矩。我们只好任她穿过长长的走廊,来到迈出大门,跨入胡同的瞬间,我回头还能看到楚老立在客厅门前相送的瘦小身影。

而今,楚老已然仙逝,每当想起她的那株枣树,我的胸中总会涌起一阵暖意。我知道,无论时间的浪花如何淘漉,那棵枣树将永驻后人心中,开花结果,生生不息……

沐浴着灿烂的晚霞下哨  
我清点弹药:一发未少  
我自豪地报告:  
我和祖国一起强大了  
强盗,才不敢来寻衅骚扰

### 新年追梦

■牟春江

在新年,每一缕春风  
都有化雨的可能  
大河小溪迎着初升的太阳  
自由呼吸、歌唱、奔腾

在新年,我们都是追梦的人  
春风抚平脸上的皱纹  
如一颗颗种子  
萌生绽放的激情

战鹰迎着朝阳起飞  
当加力起飞的火焰  
在绿野升腾  
捍卫新一轮日月  
构建的诗意胜过铁马秋风

在新年,有梦就有无限可能  
还有一首更饱满的诗挂在前路  
的枝头

在阳光下尽情绽放  
辉映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

新春祥瑞图(中国画)

房巍作

文学  
作品

长征

第5690期

#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1927年10月,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,建立井冈山根据地。毛泽东说:“一国之内,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,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,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。”

井冈山山高谷深,土地贫瘠。刚刚成立半年的工农革命军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困境。腊月天里,官兵没有棉衣,还穿着单衣,吃饭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面对吃饭、穿衣、就医的困境,毛泽东感叹说:“山上粮食万难,款子万难,伤兵医药万难。”

春节快到了,这是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。谁也没想到,12月8日,国民党“中执委”发出一则通令:废除旧历,学校不准放假,严禁贴春联、燃放烟火爆竹等一切民俗活动。一句话,禁止过春节。老百姓不管这些,都忙活着准备过年。

为了消灭敌人、宣传群众、打土豪筹款子,1928年1月4日即农历腊月初二,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溃地主武装,5日攻占遂川县城。

在遂川县城,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吉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,提出“敌来我去,敌驻我扰,敌退我追”十二字诀,以对付敌人的进攻。这是后来名扬世界的游击战十六字诀——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的雏形。官兵说:这个口诀好记、好用,一听就记住了,一学就学会了。

工农革命军发动群众与压迫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,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、衣服等物品发给劳苦群众,老百姓们拍手称快。毛泽东还听取了

## 那黛青色的乌斯蔓

■王静

### 心香一瓣

品味情感的芬芳

山积而高,泽积而长。

在苍莽辽阔的欧亚非大陆,有两条史诗般的商路:一条在陆路,商队翻过崇山峻岭,穿越戈壁沙漠,声声驼铃回荡于遥远无际的漫长旅程;一条在海洋,商船出帆,乘风破浪,颠簸于惊涛骇浪,点点白帆点缀波涛汹涌的无垠海面。

正是通过这史诗般的商路,欧洲靛蓝草籽进入了中国西域,在那里生根发芽,并逐渐变种为乌斯蔓草,维吾尔语也称“乌斯蔓草”。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,自用或售卖。维吾尔族人使用乌斯蔓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用它的汁液涂抹眉毛,滋养头发,会使眉毛、头发变得乌黑亮泽。

那天,一群援疆朋友聚会,小叶妹妹送我一支乌斯蔓眉笔。小小眉笔,纤细细细,但在我心中,分量却很重。它让我回忆起梦幻般的童年和金子似的少女时代。

我忘不了生长着乌斯蔓的大漠,我的第二故乡——和田。

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,爸爸是边防部队军医。爸爸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光在喀喇昆仑山上,主要为边防战士和维吾尔族、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巡诊治病。妈妈是随军家属,吃苦耐劳,能干极了。她是民兵连长,经常组织民兵训练,还带领医院的随军家属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妈妈不在家时,我的维吾尔族阿娜(阿妈)便常常过来照顾我们。

维吾尔族阿娜原来是爸爸诊治过的一个病人。当时,她腹部长了一个肿瘤,送到医院时已生命垂危。她得知手术需要钱,便打算放弃治疗。父亲劝说她留下,帮她交了手术费,并亲自主刀治好了她的病。从此,阿娜认为爸爸就是她的救命恩人,两家人成了最好的朋友,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。

阿娜很健美,总穿着宽大的艾德莱斯绸长裙,戴一顶巴旦木绣花帽,披着方头巾,走起路来迎风飘动,很好看。我第一次知道乌斯蔓草,就是阿娜告诉我的。阿娜说:维吾尔族有个习俗,在女孩出生7天后,母亲便用乌斯蔓草汁

涂抹女儿的双眉,并且要将两侧眉毛在眉心处相连,以此希望母女俩能够心心相印,长大以后不要嫁得太远。

阿娜自己也喜欢用乌斯蔓草描眉。每年的4月份起,乌斯蔓草就上市了。阿娜把乌斯蔓草搓成团,用力挤压出草汁,滴进倒过来放的小碗碗里,再用细小棉签饱蘸乌斯蔓草汁涂到眉毛上,干了再涂,如此这般重复数次。

这种草的汁液在不同光线下,变幻着深浅不一的黛青色。阿娜能用它描出柳叶眉、凤尾眉、飞桥眉、一线眉等多种眉形,还能描出人的喜怒哀乐来,常常看得我直晒舌。

有一天,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,阿娜第一次给我描了个眉。画完后,我的眉宇间呈淡淡的青色,眉毛弯弯像月牙。打那以后,阿娜就经常给我描眉,每次描完,还不忘得意地自我表扬一下。

后来,我到和田上中学,她还常常赶着毛驴车,从沙漠中的小镇上给我送来一把又一把的乌斯蔓草。我经常想,如今自己的眉毛又浓又黑,不用眉笔描,又省钱又省力,是不是与阿娜用乌斯蔓草给我描眉有关系呢?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入伍了。离开阿娜去乌鲁木齐前,我到沙漠小镇去看望她。在葡萄架下,阿娜用粗糙的手指捏着乌斯蔓,给我描最后一次眉。见我眼睛里噙着眼泪,阿娜边摸着本地话逗我开心,边给我描了个月牙般弯弯的眉毛。

临出发那天,在送别的亲人中,我没有找到阿娜的身影。汽车开出和田城一个多小时,突然迎面驶来了一辆毛驴车,坐在上面的竟然是阿娜,她怀里还抱着一捆“乌斯蔓”。大轿车上都是新兵,我不敢叫司机停车,只能从车窗里探出头喊:阿娜,阿娜,乌斯蔓……

1988年,阿娜病逝了,我那时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上学,无法和田送她,这成了我心里隐隐的痛。更遗憾的是,由于那时条件所限,我竟没有一张与阿娜的合影照片,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。每每回想起来,与阿娜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如大漠沙砾中的金子,在记忆中闪耀着动人的光彩。

爱如风,时光如流,但人间最干净、最纯粹的人,永远会被牢牢地刻在心中。